

## 美食背后的人间真情

张舒雅

一阵密集鼓点，一声悠长晋韵，一场关于“味道”的大戏拉开帷幔。

油烟蒸腾中，一盘又一盘独具特色的美食被摆上餐桌；推杯换盏里，一个又一个活色生香的故事被竞相传说。

近些年来，关于美食的优质电视纪录片层出不穷。前有《舌尖上的中国》爆火出圈，后有《鲜生史》紧随其后。借助新颖的视听表达、新式的现代解读和新潮的思想蕴含，食物早已超越了浅层的物质范畴，脱胎换骨，成为寻常百姓日常生活中一道被美化，甚至被“神化”的饕餮风景。

“五千年文明看山西”，大型游戏《黑神话：悟空》带火了山西文旅，让曾经只是落在纸上的“古建博物馆”的美称，插上了借势而起的羽翼。那么，作为山西省省会的太原，这座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古老之城，究竟还隐藏着哪些令人拍案称奇的文化遗产？《太原味道》第二季的制作与播出，就让观者看到了美食为古城添彩、科技为味道赋能的潜力。

第六集《家的味道》，开门见山地将“家门口的饭馆”作为节目的核心题旨进行创作阐发，运用多样的视听艺术和多元的镜头语言，辅以温暖诚挚的解说词，将太原这座历史之城的多维侧面，通过温馨的家常饭馆及其主理人的真挚讲述传递给观众，极大地增强了观众对本土饮食文化的认同与共鸣。

## 炊掌柜面馆：邻里之间

都说山西人爱吃面，却不一定了解这碗热腾腾的刀削面里包裹着怎样的邻里温情。



姥姥家小灶菜的红烧肉(视频截图)

一家开在小区里的面馆，不只是为居民提供了方便，更重要的是，街坊四邻的人们聚到这里，使面馆成了一间“邻里会客厅”。午饭时间快到了，镜头给了面馆主理人的手机一个特写，提示有客人要加单，然后镜头迅速在后厨、前厅、饭桌间移动，面馆一天中生意最忙碌的时候便是此时。食客们或者堂食，或者打包，主理人都悉心对待，笑意相迎。这时，一个正在面馆用餐的食客对着镜头说：“我们经常来这里吃饭，都和老板成为了好朋友，平时都以兄弟相称。”这是顾客的信任，也是一份值得珍重的缘分。

## 姥姥家小灶菜：孝道传承

镜头在那久远的老物件之上流转：旧录音机、旧式马灯、旧时炊具……一进门，这间开在不起眼的巷子深处的菜馆，勾起了人们对于儿时的记忆。姥姥家小灶菜的主理人李先生是湖北孝感人，他深知自己的出生地素有感天动地的孝道文化，于是就把这份“孝”的传承带到了太原，同时也感受到太原百姓对于长辈的那份深情厚意。主理人情深意重的讲述和他辛勤忙碌的身影，令人动容。这家温暖的小灶菜馆，一粥一饭漫溢出的都是亲情的浓度，一菜一蔬流淌出的都是人间的温度。

## 王太饭堂：文化名片

杏花岭区三桥街，曾经诞生过晋西机器、平遥火柴等知名品牌，如今，又因一家经营了20多年的王太饭堂走进人们的视野。一家被交口称誉的饭店，离不开女主理人的泼辣豪爽。儿时的“短缺记忆”成为女主理人毕生奉献于餐饮事业的契机，而这份偶然的契机又因为她嫁给了“天下名门出王氏”的王先生而成为命定的缘分。跟随着镜头的定格与移动，一个坚韧而蓬勃的奋斗女性的形象跃然而出，也呈现出了又一张代表太原味道的瑰丽名片。

家的味道，是每一个国人的心之所系，也是每一位餐饮经营者的行之所往。本集内容以诗意的讲述、温婉的配乐、走心的故事，让观者在领略家常美味的同时，也感悟到了一粥一饭当中的人间真情。

## 谈艺录

## 国画就是老咸菜

杨吉平

有人请教溥心畲如何学好国画，溥心畲的回答很简单：“练好书法，念好四书五经。”在许多人看来，这两者似乎都与国画无关，但实际上则是国画的灵魂。

中国画首先讲究笔墨，而笔墨则是书法的灵魂。所谓笔墨，就是用笔之法与用墨之法，其核心则是笔法。一支毛笔，又称为一管柔毫，这管柔毫神奇无比，神秘无比。古人说“唯笔软则奇怪生焉”，而这个奇怪就是千变万化，就是变幻莫测，就是一生二、二生三以至于无穷。一般而言，硬东西相对好控制，软东西就比较难。虽然对我而言硬笔使用起来比较僵硬，但柔软的毛笔似乎更难。柔软的笔头有点像人的嗓门，看似简单，但控制好了可以发出无比奇妙、无比动听的声音，术语称之为肉声，这比击打弹拨乐器的声音更有生命力、更动听、更具有情感意味。毛笔的痕迹是人手控制运动的产物，是徒手画出的痕迹，因而同样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和感人的力量。一言以蔽之，笔法是人的手法与心法，是最具有人味的书写痕迹。

笔法与完全不受训练的徒手写画当然有区别，否则便不能称之为

为笔法。任何需要控制的手法都需要长期的磨练，比如篮球的带球投篮传球，足球的带球传球射门等，这种磨练是非常艰苦的，也是非常专业的。而一个人的手感又非常重要，也就是说笔法是训练的结果，更是天才的产物，一双僵硬刻板的手很难取得笔法的精髓。笔法其实也应包含结字，而结字就相当于绘画的造型，这对书法和国画都很重要。赵孟頫说：“用笔千古不易，结字因时相宜”似乎就是说用笔更为重要，实际上是两者缺一不可。也就是说，笔法训练本身就包含了用笔和造型两个训练内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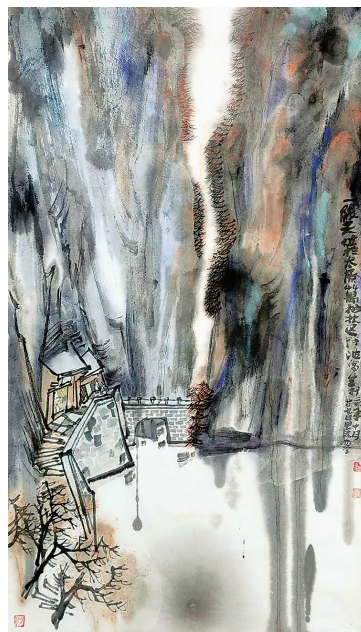
墨法则是对墨的控制能力。墨是水与墨的混合物，因为有水，润化严重，与软笔头不好控制是一个道理，因而也需要强化训练。国画讲究墨色，对色彩相对看轻，可以说墨色就是色彩，色彩就是墨色。这种简单而又无比丰富的色

彩，正是中国文化精神的典型表现，其根源则是传统中国文化，其代表就是四书五经。

溥心畲之所以只谈四书五经，因为四书五经基本可以代表中国古典文化。林鹏先生说：“人活到老学到老，永不休止。然而，也要明确，认识自己是向别人学习的基础。不能认识自己，向别人学习什么，怎么学习？所以认识自己是件要紧的事情。认识自己的文化传统，明确自己所处的历史位置等等，不可忽视。”翻开中国文化的宝库，历代著作浩如烟海，貌似不可穷究，但其经典也就是四书五经，甚至就是“四书”。一个小孩，12岁前，无论如何要把“四书”背会。一个大人也一样，先把“四书”看下来，领略其精髓。

与其他民族的绘画不同，中国画的最高水平是文人画，而文人画就是腌渍在四书五经中的老咸菜，腌得愈到位，味道就越浓厚。

## 书画坊



王封一线天(写生)

王春波作

## 鉴赏

## 太原民歌《卖烧土》

王文刚

《卖烧土》歌词：家住在直隶保定（儿就）府，我的（哪）名儿叫（块）二木虎，俺爹把我带到（外）太原（儿就）府，每日里（就）推上车车卖烧土了（门儿哟）（咳了门儿哟）。每日里（就）推上车车卖烧土了（门儿哟）。

日头爷爷刚出来起得（儿就）早，推上我的车车（就）走一遭，小孙孙在后面（外）哭又（儿就）闹，拴了根绳绳让他前边跑了（门儿哟）（咳了门儿哟）。一阵阵来到水西（儿就）关，满车车的烧土全卖完，给娃娃买上些（外）糖蛋蛋，爷孙俩高高兴兴把家还了（门儿哟）。（咳了门儿哟）爷孙俩高高兴兴把家还了（门儿哟）。

“烧土——”，一声叫卖，让我们立刻把耳朵竖起来，看大街上推来一辆装满“烧土”的小车。

烧土，就是掺入煤面中起黏合作用的一种土，主要用来和煤泥打煤糕。太原50岁以上的男性大多有过推上小平车去东山拉烧土的经历。在过去，烧土不仅在打煤糕时使用，平时居家做好饭后，炉子要封起来，这时就得用烧土和煤面和起来的煤泥。火炉里添上煤泥后，在煤泥的中央位置用火柱捅一个孔，火便不会熄灭。待做下一顿饭时，捅开煤泥，再添入煤块，火便会燃起来。因此，在那个年代很多居民家都有各家的煤池和土池，和煤泥填炉灶曾是每一个家庭中男人日常的家务。就这样，烧土有了广阔的市场，卖烧土就成了一种职业。有的地方买一车烧土需要八角钱，离烧土场远的地方则一元三角钱。而自己到烧土场拉一车只需一角五分。《卖烧土》一歌，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前的作品，散发着浓厚的地方韵味。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太原街头又回荡起它的续篇《打煤糕》。

《打煤糕》歌词：东山平车拉烧土，白点点越多越好烧。西山汽车去拉煤，带上饼子烟两条，拣出炭块当宝用，三土七煤翻匀了，铁锨和泥刷刷刷，拿上模子打煤糕。全城家家都打坯，“就算是盖房也用不了”，这物件不是盖房用，捣成块块当煤烧。

如今，我们做饭使用电磁灶、天然气，取暖也是集中供热，“卖烧土”“打煤糕”的岁月早已过去。一家人坐在餐桌上，和家里的老人听听《卖烧土》，讲讲从前的生活，也算是当年围炉夜话情景的再现。